



大夏书系·教育人文辑刊(第二辑)

重温 古典教育传统

*ChongWen
GuDian JiaoYu ChuanTong*

刘铁芳 主编

刘铁芳 / 重申“知识即美德”：古典主义教育的意蕴

刘铁芳 / 大学文化与古典文学

梁漱溟 / 为何“工具教育”与大学精神相违背

傅斯年 / 从“五四”出发寻找真与美

余英时 / 语文教学的解释的限度在哪里？

李海林 / 阅读与写作是我的生命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教育人文辑刊

重温古典教育传统

主 编 刘铁芳

副主编 刘良华 李政涛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温古典教育传统/刘铁芳主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2

ISBN 978 - 7 - 5617 - 5798 - 7

I. 重... II. 刘... III. 教育—研究—中国 IV. G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7999 号

大夏书系·教育人文辑刊

重温古典教育传统

主 编 刘铁芳
副 主 编 刘良华 李政涛
项目编辑 吴法源 林茶居
封面设计 喜马工作室
责任印制 殷艳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 - 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 - 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d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 - 62860410 021 - 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 - 62869887 021 - 54340188

印 刷 者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1000 16 开
印 张 11.5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一次
印 数 6 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7 - 5798 - 7/G. 3363
定 价 20.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 - 62865537 联系)

目 contents

录

人文立场 ◎ 重温古典教育传统

- 3 重申“知识即美德”：古典主义教育的意蕴 ■ 刘铁芳
- 19 大学文化与古典文学 ■ 胡晓明
- 29 为何“工具教育”与大学精神相违背 ■ 翟振明
- 37 从“五四”出发寻找真与美 ■ 傅国涌
- 52 重在建构孩子自己的精神家园 ■ 钱理群
- 78 语文教学的解释的限度在哪里？（外一篇）■ 金生鉉
- 82 从语文教育的情感泛滥到柏拉图的《伊安篇》■ 李长伟

教育现场 ◎ 让孩子沐浴人性的光辉

- 87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求平衡 ■ 杨骐文
- 96 看前辈如何帮助学生 ■ 谢 泳
- 99 让孩子沐浴人性的光辉 ■ 李 勇
- 103 放飞孩童们的梦想 ■ 张 斌
- 106 我的学生朋友郭郛 ■ 崔铁军

知识生活 ◎ 一个人的教育史

- 115 阅读与写作是我的生命 ■ 邓晓芒
- 119 读书之境界一解 ■ 景凯旋
- 121 萧红和张爱玲：文学天才的两种境界 ■ 刘继业
- 128 一个人的教育史 ■ 李政涛

人物 ◎ 追思张刚

- 141 微笑着面对死神 ■ 许纪霖
- 153 “独立精神 自由思想” ■ 陈映芳

民间语文 ◎ 拿什么来充实我们的生活

- 167 超越苦难 ■ 郭务强
- 170 致南京师大附中 2005 届语文老师的一封信 ■ 巫怀宇
- 173 拿什么来充实我们的生活 ■ 程昌怀

- 176 编后语暨稿约

人文立场
重温古典教育传统



重申“知识即美德”：古典主义教育的意蕴

■ 刘铁芳

从“灯光”到“烛光”

几次读到这样一个关于灯光的故事——

一位德国学者，生活在电灯诞生的时代，他拒绝用电灯。外出归来，发现家中装了电灯，他大为生气，严禁家人使用。一天晚上，有阵风将他的蜡烛吹灭，他在黑暗中摸索，蜡烛又掉在地上，于是他像狗一样在地上爬着寻找。他的爱人“啪”地一声打亮灯，发现蜡烛就在脚边，他突然恍然大悟地说：啊！电灯原来有如此妙用，可以帮我找回蜡烛。

这个故事嘲讽思想顽固者的迂腐，同时似乎又包含着一种隐喻：烛光象



征着人类的古典智慧,是人文之光,是心智之光,这光曾经照亮过人类的历史,也照亮了人类的心灵史。但现在,在便利而强大的灯光——技术之光照耀之下,烛光失落了。灯光对烛光的颠覆具有某种必然性,以技术性知识开启的现代之灯光给人以充分的便利,让我们在世俗生活中方便、快捷地行动,获得自己在世俗生活中的成功与满足。正因为如此,耀眼的灯光足以淹没飘摇而微弱的、充满古典意味的烛光。但与此同时,我们又需要看到,我们在世俗生活中的成功并不意味着生命的富足,在这里,宁静、幽微、对世界充满敬畏的烛光正好让我们重新去寻找心灵世界的出路。正因为如此,在这个隐喻的后边,还隐含着另一层描述:在哲学家的心中,灯光的不可或缺的意义正在于重新找回烛光,技术之光的意义在于存持人文之光。灯光指引着世俗生活的眼睛,烛光指引的是心灵世界的眼睛。

这真是一个绝妙的隐喻。它提示我们,现代技术的繁荣,背后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如果技术的意义不是带给人生命意义的敞开,反而是生命的遮蔽,那么技术自然就成了海德格尔所说的框架,而构成对人性的制约。在这个意义上,守护古典的烛光,乃是当下沉溺于技术进步之中的现代人的必修课。

对问题的把握直接预示着我们行动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在致力于改善今天的教育现实的时候,首要的问题并不是心急火燎地开药方,而是,首先是把脉,把捉今日教育问题的深层问题脉象。问题还没有把握住,或者仅抓住了皮毛,我们的行动就难免闹南辕北辙的笑话。“当前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生活在道德沦丧的环境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口不应心对我们来说已习以为常。我们已学会不相信任何东西,不再关心别人而只顾自己……(我这样说时)我针对的是我们所有的人。”朋友张文质在我博客上贴出的一篇文章后这样留言。朋友的话确实触及了当代社会的中心问题,道德上的冷漠与疏离乃是我们今日存在问题的基本表象,问题的实质则是存在的虚空。



虚无作为现代性的症候

知名社会学家鲍曼曾分析现代性与大屠杀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主的一次偶然的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固有的功能。正是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等这些现代性的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之间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鲍曼试图从现代性的、社会整体的层面来揭示现时代个体生命存在的内在虚空以及由此而导致大屠杀得以可能的个体依据。阿伦特对“平庸的恶”的认识,则进一步从个体层面揭示了大屠杀如何可能的本体性依据。个人把自我投入于社会整体行动之中,消解个人对自我行为的整体性担当,使人性中的恶以狂欢的形式加以充分地释放。这中间显现出来的正是心灵世界的空无,正是个体存在的虚无导致人世间任何形式的恶都有可能发生。

在《书屋》2007年第1期上读到王晟晖的文章《解开心理链条上的现代死结》,眼前忽然一亮。我原来思考如何面对虚无,主要是从积极的一面去考虑,即如何拓展个体与超验的联系,厚实个体存在的底蕴;拓展个体的现实交往,增进生活的意义;引导个体走向他者与历史,提升个体存在的内涵;回归自然,促进个体的自我反思。原来,在现实中,面对虚无,还有另一种方式,一种不能不考虑的重要方式,那就是如何逃避自由与个人对自我主体性的坚守,把个体重新投入到权威的怀抱,寻求精神的庇佑,或者在破坏与施虐受虐之中逃避虚无;或者把自己交给流俗,自动地适应个人周遭的一切,顺水推舟。这正是成就希特勒的个体生存依据。

文中引用了希特勒《我的奋斗》中的一段话,很值得思考:“群众爱戴的是统治者,而不是恳求者,他们更容易被一种不宽容对手的学说折服,而不太容易满意慷慨大方的高贵自由,他们对这一种高贵自由能做什么感到茫然不解,甚至很容易为此感到被遗弃了。他们既没有意识到对他们施以精





神恐吓的冒失无礼,也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人身自由已被粗暴剥夺,因为他们绝不会弄清这个学说的真实意义。”希特勒所利用的正是大家置身虚无又表现出对自由教育的逃避。怎样面对虚无,积极以人的姿态站立,牢牢守护做人的尊严与自由,就不仅仅是事关个体发展的问题,实际上更是一个与社会,乃至整个人类健全发展息息相关的重要问题。

技术主义的支持与拜物教的生存理念,淘空了我们存在的根基,虚无成为时代的基本症候,外在的繁华掩饰不住内在的贫困。今天,逐渐走向物的丰饶的人们,依然有着太多的不如意,于是我们生活在不绝于耳的抱怨之中。我们在寻找幸福的同时,却发现我们找到的其实只是短暂的快乐,内心的空乏早已抽空了我们幸福人生的橡梁,置身纵欲与狂欢之中,是往更深处蔓延的虚空与黑暗。我们今天该如何面对我们内心遭遇的黑暗?在虚无主义降临的时代,教育何为?教育哲学何以敞开黑暗中教育之亮光?

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写到,媚俗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境况。不管怎样,时尚与潮流确实已经成为支配我们今天行动的基本要素。一个人要从日常周遭无所不在的庸俗之气中站出来生存,实在是比面对千军万马脸不改色心不跳还难。我们今日遭遇的存在问题就是存在的平庸化,我们把自己交付给潮流,我们是在拥有自我的同时失去了自我。造成个体生命状态平庸化的根源就是存在的虚无,存在价值的虚空。正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把自我建立在塌实的生命根基上,生命在时尚与潮流中的漂移就难以避免。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不重新回到亚里士多德:“国家的根本在于个人,个人的根本在于人的心灵。”理想的社会必须建基于健全的个体。自由教育的目的正是要培养活跃的、富有创造性的个体,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把握住生命的尊严,真正的教育就是培养人的尊严感,敞开生命的幸福与意义之门。加强自由教育,正是要提升、扩大个体心灵世界的能力,提升个体对周遭事物的判断、抉择的能力,从而把个人从盲目与任性、无知与褊狭、对流俗与威权的简单臣服中摆脱出来。

人生就是这样一个身在俗中,而又不断抗俗的过程。生命的卓越如何

可能？生命的卓越并不是指一个人的成就本身，世俗眼中的成就与个人存在的卓越关系不大。生命的卓越乃是一个不断地对抗日常生活媚俗之气的努力。如果说媚俗是一种事实，抗俗就是一种精神世界的价值理想，是一种存在的出逃。自由教育正在于培养独立自由的个体，让其能在各自的生活世界中站立起来生存，在任何时候，个体都能无条件地担负起他的道德责任。我们对于经典的学习与亲近正是一种对抗日常生活庸俗化的努力。正如弗洛姆在《对自由的恐惧》的结尾所写：“唯有当民主能灌输给人的精神一种对生命、真理以及作为个人的积极的与自发的自我实现的自由的无比强烈的信心时，民主才能战胜各种各样的虚无主义势力。”

点燃心中的烛光

曾读到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先生的一篇美文，《燃亮蜡烛而不只是诅咒黑暗》。是的，面对绵延不绝的虚无，我们需要的不是诅咒，而是点燃我们心中的烛光，以心灵之烛照亮我们前行的路。教育所培养的个体就是不仅要能面对俗世生活的一切，而且要能坦然地面对存在的虚无，担当其拯救自我存在的使命，由此而彼，获致个体人生在现实世界中的完成。面对无处不在的现代性，教育不仅要引导个体适应灯光下的生活，同时要培养内心有烛光的人。在今天，教育哲学努力的方向就是要敞开教育中个体如何寻找烛光的可能性。这是我们应对时代虚无问题的基本努力。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个人局限于自我的狭隘圈隅之中，理性不足以引导自我，理性的空间有限，难以把握自我的方向，陷入原子式的个人和集权。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就是德性价值基础的消解，导致虚无主义。今天我们面临现代性价值重建的问题，这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看：（1）重新敞开自我，走向他者，每个人的存在离不开他人的存在。什么是爱？爱就是自我在他人之中的存在，爱别人就是爱自己，因为你爱的他人就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在内心深处敞开自我通向他人的路径，在心灵深处认同他人，这是一种存在意义上的彼此认同，人与人真正建立在平等的尊严之





上。(2)重新激活人类生存的可能性,拓展存在的空间。海德格尔讲到两个方面:一是回到上帝,回到天、地、人、神,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回到人的源头;另一个是通过诗人活化人的存在的空间,回到诗人的时代。吟唱诗人荷马是一个盲人,通过荷马,我们知道真正的诗歌不是用眼睛写出来的,而是用心灵去聆听。

柏拉图在理想国要赶走诗人,在这个时代诗人不再是神的传言人,不再作为引路人引导人去见证存在的本源。柏拉图《理想国》提出的根本问题就是,在去神化的平民时代里,人类理想的生活世界如何可能?那就是,通过哲人政治敞开对人的本源的回归。权利越大就会膨胀人的欲望,误导民众,把城邦引向坏的方向,只有哲人才能重新在对本源的回归中纠正城邦的方向。理想的城邦在人间是找不到的,但可以在人的心中找到。引导大家在心灵的转向之中去见证理想的城邦,从而把理想的城邦建立在个人的内心,德性因而成为城邦的基础,这就是教育的意义,教育的意义就是引导人去认识理想城邦,认识人在城邦中的使命,认识自我。正因为如此,政治的问题究其根本就成了教育的问题。

现时代的我们其实更多地局限在小我中,理性的算计取代生命的整体智慧成为个体行动的基本依据,从而使得我们无法真正超越自我,走向他者,担负个体行动的道德责任。不断地回到源头,回到古典,活化我们对原初的、本真的问题的思考与想象,也许可以重新敞开人类生活的可能性。我们今天的生活越来越世俗化,生活空间越来越紧迫。不断回到哲人时代,以那个时代的智慧重新激活我们今天关于存在的思考与想象,为当下生活纠偏提供一种可能的路径。尼采的超人理想实际上是从另一个极端传达了理念,我们没有办法拔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地上提起来,世俗生活的个人没有办法解决自身存在的危机,无法真正从小我中超越,现代人是越来越聪明,却越来越少智慧,于是呼唤超人的诞生。

光在哪里?光其实就在我们心中。我们总是急切地想援手于外,恰恰忘了从内心去寻找,从自我完善的路径去寻找。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重新回到苏格拉底的时代,倾听两千多年前那位智者的声音:

认识你自己！

不管老小，都不要只顾个人和财产，首先要关心改善自己的灵魂。

知识的双重指向

2006年2月，央视《对话》栏目邀请中美两国即将进入大学的高中生代表参与节目。其中，美国的12名高中生都是当年美国总统奖的获得者，国内的高中生是已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大学等著名大学录取的优秀学生。整个节目中的两个环节因为中美学生表现的强烈对比，令人震撼。在价值取向的考察中，主持人分别给出了智慧、权力、真理、金钱和美的选项，美国学生几乎惊人一致地选择了真理和智慧。他们有的这样解释，如果我拥有智慧，我掌握了真理，相应我就会拥有财富和其他东西。而中国高中生除了有一个选择了“美”外，没有一个选择真理和智慧，有的选择了财富，有的选择了权力。后面要求制定一个对非洲贫困儿童的援助计划。首先由中国学生阐述。我们的孩子从中国悠久的历史入手，从歌颂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到吟咏茶马古道，然后有人弹古筝，有人弹钢琴，有人吹箫，三个女生大合唱，一人一句，一会又是一个人深情地背诵，然后是大合唱。最后对非洲的援助计划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美国高中生的方案，则是从非洲目前的实际情况，从也许我们都想不到的非洲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食物、教育、饮用水、艾滋病、避孕等一些看起来很细小的实际问题入手，每一项，做什么，准备怎么做，甚至具体到每项的预算，而那些预算竟然准确到几元几分。每个人分工明确，又融成一个整体，整个计划拿来就可以进入实施阶段。

报纸上的评论指出：“当中国学生该展现出理想和精神的崇高的时候，他们要追逐金钱和权力；当中国学生该立足实际，脚踏实地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又吟诗弄赋，在实际问题的外围不着边际地轻轻飘浮。”这中间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知识的增长带给我们的究竟是真理与智慧还



是权力与金钱,虽然从世俗的意义上而言,可能真理与智慧还是会导向权力与财富,但从个体人格发展的意义而言,则相去甚远。同样,关注非洲,并不是到那里去显明自己的优越性,而是怎样以平等的姿态把自我融入其中。虽然以非洲本地人的视角来看,可能任何援助都难免带有援助者的某种优越感,但关键的问题是对于我们自身而言,我们的援助本身显明的自我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生命姿态。恰恰我们的学生表现出来的是自我的迷失与锁闭,这当然不是个别现象,我们不应该简单谴责他们的观念意识,他们的观念不过是我们时代症候的反应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反省,我们的教育究竟指向何方?

教育的累积,知识的增长,带来的本是个体自由的扩大,由此而导致自我存在的去蔽,自我存在空间的不断疏明、敞开,由此而使个人获得对自我存在的更真切的把握,从而使得个体面对茫茫世界而能保持积极的尊严自我,并显现出自我存在的丰盈。当知识指向的并不是自我的敞开与个体存在本身的丰盈,而是个体在世俗生活中的力量、权力,知识与教育就不过是达成个体世俗生活成功的工具,知识再多,也未能导致自我存在的敞开,个体在物质主义、享乐主义中的沉迷就成为必然。这正是我们今天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发达的原因,这实际上意味着启蒙的缺失。个体启蒙的根本意义就是如何重建自我,引导自我不断地去认识生命的本原,找到生命的本原,并努力使自我安居其中。单向度的启蒙,仅仅扩充了个体世俗生活的力量,导致自我在个人不断向世俗生活扩展的力量以及对力的崇拜中的迷失。正因为如此,成熟启蒙的重任实际上远未在我们的生命空间中完成。

据说,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一个学生,曾经一本正经地问过他:“我学这些东西能得到些什么呢?”欧几里得沉默片刻,叫来仆人,吩咐说:“给他6个铜板,让他走吧,这是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实际上,苏格拉底时代,知识就早已出现了双重指向。苏格拉底倡导知识即美德这一训示,就是要对抗知识的世俗化、功用化。知识一方面向内指向个体对自我生命之本真使命的认同,促成个体德性的内在完满;另一方面又可能向外辐射,而成为一种世俗生活中的“(权)力”,使得知识成为个体支配他人与世界的基本依据。



培根“知识即美德”只是把这一在古典教化理念中隐在的知识路径给凸显出来,把知识在世俗生活中的力量合法化。福柯的知识即权力是对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进一步明示,揭示出所有的知识都隐含着一种权力的事实,从而把挂在知识身上的最后一块遮羞布都撕扯了下来,知识的神圣意味彻底消解。当知识成为无所不在的权力,我们还有没有从知识与教化中找到自我心灵安顿的可能?

现代教育在“力”的崇拜中的迷失

知识向上通向对个人存在使命的认识,知识向外通向个人在现实中支配他人与世界的力量。指向个体德性的知识愈丰富,则个体心灵世界就越丰富,心灵自我就越发达,个体在世界中获得的自由就越大,个人就越来越多地从盲目与任性之中解脱出来,自我存在的空间与内涵不断扩大,而使自我成为不断追求人性卓越的存在。相反,指向世俗力量的知识越多,不足以与指向德性相匹配,那么个体的心灵世界实际上就会越来越弱,物性就可能一步步侵蚀人性,个体找不到自我存在的方向,而容易迷失在对外在的力量的迷信之中。教育当然要关心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基本力量的获取,但同时教育必须通过知识来呵护人的德性,把个体通过教育获得的现实生活的力予以德性的引导,从而使个体不至于迷失在世俗的力的崇拜之中,而能找到人生的方向。

现代教育一开始就适应了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物质生活欲望不断增强的需要,提高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成为教育的核心目标,教育的功能主要就是为适应世俗化生活做准备。20世纪以来倡言的智力开发,进一步适应了物质主义与技术化时代的教育需求。随之而来的是,心也成为了一种力。从智商到情商,人对自身的开发可谓步步紧逼,以适应现实为特征的教育自然地卷入其中。当教育沉溺于力的培育,知识就与美德无缘,教育就是在不断地把人引导到外在世界的适应,而不是回到个体的内心世界。当知识的指向纯然作为一种向外的力量,个体存在本身的虚空就不可避免。





力的增加并不足以填充生命的虚空,相反,越是用单纯的力来填充个体生命的虚空,这种虚无的感觉就会进一步扩大。生命的虚空与缺少足够德性支持的力的结合,这样的结果实际上是一切皆有可能。这在我们对“二战”中的大屠杀的回望中可以触目惊心地发现。

所谓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人生的小迷惑只会遮蔽人前行的方向,大迷惑则会遮蔽人性本身。当知识不再呵护人的德性,知识纯然成为个人现实力量拓展的源泉,知识的外化淘空了德性的基础,生命在知识中找不到意义感与家园意识,存在的虚空便不可避免。我们今天,当越来越多的人在教育中找不到生命的意义感,教育不但不能解除人生的迷惑,反而进一步以繁杂的知识增进了人生的迷惑,这时的教育就不再是为了人的教育,不再是安顿人的生命存在的教育。受教育越多,反而离生命的本原越远。当心也成为一种向外扩展的力,教育的物化、非生命化,就已经彻底。

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讲述电影《霍元甲》的观感,其中写到:影片的前半部分乃是作为武者的霍元甲的个人自我的膨胀期,要做津门第一,要用拳头说话,期待着观者对自我英雄般的注目。正是膨胀的自我,阻碍了个人主体积极发展的路径,一直到在未明事由的情况下打死秦爷,招致报复,引发个人觉醒。对武术、对武者生命的救赎之路由此靠鲜血打开。如果说亲人与对手的鲜血是霍元甲顿悟的开始与自我救赎的原点,那么影片中霍元甲隐姓埋名的田园生活以及与月慈姑娘的相遇而至自我修复与走向新的完整,所传达的救赎路径,就是两条,一是月慈姑娘所给予的爱与美;一是月慈姑娘的淳朴以及田园生活本身所代表的自然回归。爱与美不仅敞开霍元甲锁闭的胸怀,而且勾销了他长驻心头、挥之难去的儿时站在擂台上那一声“从此以后,我不让任何人把我从这里打下去”的呼告,给其生命世界注入崭新的内涵,把为了(泄)恨的生命品质转换成为了爱的生命品质。影片中所传达的这一主题实际上隐约传达了生命教化的真谛。德性教化的根本目标就是要通过知识来培育人生,把个体从盲目的力的崇拜之中解放出来,让个体去贴近生命的本原,爱、美、自然,才是生命恒久依恋的真正的家园。

真正的教育,教育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启发、培育个体生命的尊严感,这

种尊严感乃是个人对自我生命存在的内在确认,它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强力,而是依靠个人对自我生命本质与生命之本原性使命的确认,源自个体生命世界的敞开,让个体坦然面对人生周遭的一切,在个人情性、世俗生活、权威、盲目、短视中以人的姿态站立起来,并促进个体人性的丰盈与现实人生的幸福。合而言之,就是要引导个体诗意地、有尊严地生活在现实之中,谋求现实人生的幸福。

重申“知识即美德”

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一书中,提出人生在世的三种基本的活动:劳动、工作和行动。“之所以说这三种活动是基本的是因为它们分别对应于拥有生命的世人的三种基本境况。”(竺乾威译:《人的条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按照阿伦特的说法,劳动(Labor),是为了满足人的生理需要而必须付出的努力,由于人的生命过程是一个不断新陈代谢的自然过程,其需要不可能一次性就完全满足,而是会不断重复,所以也必须不断进行重复性的活动,以满足这种不断袭来的需要。工作(Work)是制造、制作东西,工作包含了技能、技艺在内,制作出来的东西和劳动产品的不同在于,它们免于被尽快地消费掉,因而具有一种持存性,在时间上更为悠久,从而将一种稳定性和客观性带到人们的生活中来。行动(Action)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自我展现,行动总是以他人的在场为前提。行动与行为不同,人们据以判断行为的标准是动机与效果,而对行动的评价标准是卓越、伟大、非凡。“行动的本质就是突破平凡达到非凡”。(同上)在阿伦特看来,在人的生活形式之中,满足人的生理需要的劳动乃是最低层次的形式,其次是工作;唯有行动才是可以与沉思相媲美的人的生存之最高样式,因为唯有在行动中,人才以追求卓越作为基本目标。

阿伦特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区分劳动、工作和行动,是因为她敏锐地看到了现代人把满足日常生活紧迫性需要的劳动、工作与谋求人性卓越的行动等同起来,从而导致人性的委琐与现代生活的均一化、平庸化,从而倡导人

